

她在雾起时死去

芦笛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一个受伤的痴儿伏在大
地的胸前呻吟絮语……

——题记

飘飘的这团雾，弥漫在心深处；轻轻的这团雾，相伴在她梦中路。这雾，是河滩洼地上的雾还是山边白桦林中的雾？柔柔的浓浓的濛濛的沉沉的都是你么，都是你、这驱不散锁不住的雾哟……

—

以往，她给人的感觉总是象七月的骄阳三月的春风热烈而充满了活气，现在却全身笼罩着忧郁终日迷迷离离，好象坠入了浓浓的雾里。

哎，林芳怎么过年过得脱了相？可不是，咋回事呢。同事们惊讶她象一朵失了水的花凋萎得这么迅速。可林芳无论是对关切的眼睛还是麻雀一样的嘴巴始终守口如瓶。人们背后猜测着许是为了男男女女的事情吧。是的，她们猜对了，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是人类的基本关系嘛。林芳在一座工厂里做女工委员，上班时“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是口头禅，下班后便立刻进入贤妻良母的角色而且绝对的尽职尽责。谁都觉得她一向活得有滋有味乐的。但是，现在她怎么了呢？

我瘦了吗？刚刚冲过淋浴的林芳披着浴巾站在穿衣镜前望着镜中的自己，连连地倒吸着凉气。这，这哪里是过去的

你，那个丰满的镜前的康妮。^①镜里的林芳湿漉漉的头发垂在憔悴的脸颊目光黯淡肌肤松懈身上几乎瘦去了一半。难怪她们是那么惊讶，厂里一双双探询的眼睛在她眼前闪过。唉，她躺在床上叹着气，她们怎么会知道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里天上打过闷雷，下过暴雨，林芳一下子被雷击倒在地，现在她的新春的种子正在怎样苦涩的冻土下瑟瑟地发着芽……

那天林芳做了一个很奇怪很伤心的梦。她梦见那船上的人虽然不断地招手向前，却把呼喊着的她抛在了孤岛边在浪峰间远去了。远去了，那船儿不见了……对面是波涛汹涌的海山抬头是阴云满布的天穹，没有船也没有岸孤单单，孤单单的她啊伏身在海滩，绝望的泪水滴落海沙只有呼啦啦的海风陪伴……

醒来时那种被人抛弃的失落犹如钝刀切割的感觉。林芳在咸涩的海水中绵软的沙滩里搜索收集着梦中的惊悸。

窗外不时传来零零星星的爆竹声。今天都初六了，可年味仍在，厂里放假到初八。她懒懒地起了床，去招呼酣睡的女儿：“莹莹！昨晚不是商量好了去姥姥家吗。”

“哼……，我再睡会儿，妈妈……你先去吧。”莹莹翻了个身啜着几句甜甜地睡着了。唉，真没办法。临走时又去轻摇女儿：“莹莹，睡一会儿就起来吧，吃块蛋糕冲杯奶，早一点去呀。”

① 《扎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女主人公。

早一点，午后三点钟女儿还没来，怎么回事林芳沉不住气了。捏了两串长长的冰糖葫芦边往家走边悔：孩子毕竟只有十岁怎么忘了嘱咐一下过马路小心呢，大概不会有事吧。

打开房门后，只见女儿拉开自己的屋门怯怯的看着她，好奇怪的眼神！

“怎么啦？为什么没去？”林芳急急的。

“嗯……妈，有一件事，必须告诉你。”

必须！用了这个词。“什么事，这么费劲。”

“乔姨来了！”女儿似乎鼓了很大的勇气。

“乔薇？”一个问号迅速闪过，心咚咚地跳了几下，可嘴里却说：“来就来了吧，怎么哪？”

“是爸爸带她来的，他们根本没想到我在家，看那样儿挺尴尬，后来爸爸让我到同学家写作业，还，还不让我告诉你。”

对了他知道今天自己要带孩子回娘家。天哪他们还在来往，找了这样的时机！林芳陡然地瘫坐在门口的沙发上，糖葫芦触到了地。她当即联想起清晨的那个梦。无数念头在脑际盘旋，无数火苗在胸间燃起。

“竟有这一样的事情！你爸呢？”

“他说上学校去。”

“我去找他，找他的领导去！”林芳起身咣地一声踹门就出去了，女儿的呼唤追在她后边。

“不、妈妈，你不能去！你不能去，爸爸会威信扫地的，妈——千万听我一次话，你不能去……”她的衣角被女儿死死地扯着。

林芳扭过头，透过迷濛的泪眼瞧着这张可爱的小嘴巴在说着这样的话，眼泪簌簌的流下来，脚步迟疑了。

莹莹上来搂抱着她的胳膊：“妈妈，咱们先走走吧……”

先走走，于是在这匆匆的人行道上走了又走。秦香莲？美狄亚^①？真现眼真耻辱真没面子！女工委员干了好几年，成天价劝“秦香莲”，想不到今天自己也成了那个可怜的女人。怎么办，林芳的心里堵着一团乱乱的麻回到家。象那些哭哭啼啼的女工一样去上访去上告？太软弱太无聊！林芳栽在床上恨恨地想：认识他快有二十年了，二十年的心血怎么会是这种结果？她真恨他！也恨她吗——那个大龄未婚的女人乔蕨？去找她警告她一番羞辱她一番。不，不能啊，她，她已经够处境维艰了，可是那也应该去问问她是不是真爱……噢，钥匙响了，是他——杜国强，这个没良心的家伙可下回来了。

门响了，杜国强望望黑着灯的厨房，家里静得没有一点声响。

他愣了一下然后就明白了。犹豫再三，终于走进卧室掩上门，伏在林芳的身边：“芳，你生气了吧，今天的事，是我的不对，你，你可别误会……”他来了一个先发制人。

哼！误会……林芳的冰凉的心底回荡着几声冷笑，脸扭向了墙，胸脯急剧地起伏着。

一阵子沉默。

① 古希腊神话中的女神，为了报复变心的丈夫，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女。

“哎呀，林——芳——！你就不能说句话，你听我说……”

这时莹莹推开门进来：“爸爸，你要是改正你是爸爸，不改——你就是坏蛋！”一句话敲得杜国强直直地愣在那儿，看着女儿“咣”地一声关上门返身离去的背影。

“啊……呜……”女儿的话撞开了林芳胸中的闸门，澎湃着的洪水直泄了出来。林芳终于大哭了起来。

“林芳……”杜国强愣了一会儿，刚要抬手去抚摸她的肩臂，“滚开！你给我滚开！”林芳愤怒地吼了起来。“……你是谁呀？你杜国强，你如今不再顺着垄沟找苦菜蘸盐水了！不再是串街走巷的卖虾人！不再是满身油污的锅炉工！更不是那个挨批挨斗的反革命了。你！你混得象个人样儿了，堂堂的一校之长！连最瞧不起你的人，关键时候往你身上扎刀子的人都开始恭维你了。你呀，哼！你不仅仅不能败，原来更不能得意，一得意就不是你了……滚！你给我滚吧！这个家没你也会照样过。哎呀……浑哪，我浑哪，这么多年活得不明白……啊……”。

雨季的镜泊湖瀑布下来了。

“妈妈，原谅爸爸吧！”莹莹扑进来扑到林芳的身上。泪水和泪水粘在一起。

该不该原谅林芳她不知道，乔薇和杜国强到底儿怎么回事她也不想知道。只觉得自己突然被人抛到了一个陌生的岛上，没有任何准备就象那个梦里的感觉一样，坐坐实实的被钝刀切过了。

三天以后，昏昏沉沉的林芳打开了日记，笔下涩涩的流出几行字：

有声的风雨平息了
它的阴云来自心灵的天空
太厚了 太重了
终于托不住了……

人为人而生
人也为人而死
理智，不过是人的一张皮……

我感到了厌倦，从未有过的厌倦……

林芳病了。她昏昏地睡过去，昏昏地醒过来，模模糊糊地看见了剪刀、绳子和血……

二

几天后，杜国强领着莹莹出去了。林芳爬了起来，头很沉很昏晃着身子在家里茫然地转悠着。

她注视着镜框中莹莹幼时可爱伶俐的小模样儿，微露出一丝淡淡的忧郁和矜持。一句奶声奶气的问话从遥远的记忆山凹里飘出来：“妈妈——妈妈，你说太阳和月亮谁最累？”“你说呢？”她真惊异这小玩艺儿提出的问题。“我看太阳

最累。”女儿那么一股认真的神情。“为什么？”“嗯——太阳发光多太阳就累呗！”“甯！是这样，还有理论根据。”林芳在围裙上擦干手上的水珠儿微笑着抱起了四岁的女儿。“莹莹，那么咱家谁最累呀？”“妈——妈最累，妈——妈是咱家的太阳。”嫩嫩的小嘴给了她响亮的一吻。

呵，我是太阳，林芳好象再次感受到了那个热乎乎甜蜜蜜的一吻。是呀，我把全部的光和热奉献给了这个家，结果呢怎么样。一股酸酸的强烈的热流冲上来，她闭紧了湿漉漉的眼睛。

这孩子，林芳睁开眼睛再看了一眼女儿那矜持的淡淡忧郁的神情，那时不过才四岁吧。二、三岁的时候就说要妈妈也要爸爸，妈妈好爸爸也好。现在又让我原谅他，这孩子太精灵太乖巧不是。我是太阳，那么他不就是月亮，月亮原本借了太阳的光啊。现在他杜国强的确春风得意，可当初我们不是站在同一台阶上嘛，我从山沟里回来时他也从山沟里回来了。这距离是从哪儿拉开来的？是，是从那个早上吧……

那天早上起床后，林芳坐在床边给孩子喂奶，杜国强在公用走廊热着早饭。忽然他猛地拉开门，挑着门帘喊起来：“哎！快把收音机打开，快听，大学招考了！”

女儿肉嘟嘟的小嘴儿撒开了奶头儿，扳着包子一样胖乎乎的小脚丫儿，扭回头机灵灵地听她爸爸喊着。白色的乳汁从她小巧的花瓣般的嘴角溢出来。

大学是真的重新招考了。他要考她也想考，可他说孩子不能舍要不你考吧。她作难了，哪能让男的带子女的去上学。唉，算了吧，为了孩子为了他还有这个家。从那时起，

我们有了距离。林芳想，他开始去上学，你上班带孩子操持家务。距离，就是这么拉开了。在一起时谈着谈着他会皱皱眉头说：“这个，这个问题，林芳，你不懂。”林芳林芳，是啊我不懂，我真的不懂。你那颗极尊极烈极高的心就象咚地被谁敲了一下一样，然后隐隐地痛，然后，然后你就悄悄地去弄一本关于那个问题的书来看，你不服气，你满心地图不服气。是啊自从上学以后，他的境遇开始转了阳运，脾气儿性情也顺溜多了，可是，差距，我们之间有了差距。现在看，你这个傻“狍子”，在学识、见解、能力上产生了差距还有什么平等可言呢，只能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感恩念旧宽忍怜悯，这些是你林芳不需要也不能够接受的东西，尽管你满心地图不服气可是你毕竟到现在也没有付诸实施啊，瞎，不都是因为有了这个家。家家这个家是要的是我的么？自从有了这个家，可不就象进了磨坊！这心这眼睛怎么这么酸乎乎的。

林芳抬头环视着四壁生辉的方厅，心想：这个家洒过我多少心血，这油墙不是我一个人油的漆的吗，底子刮了三遍腻子，砂纸打磨时那满身的白粉，二层口罩鼻孔里仍然灌得满满的，那活儿真脏啊！林芳顺着油墙向上寻去。油墙顶上这笔直美观的七彩线是自己踩着凳子踮着脚蘸一笔打一条，一杠一杠勒上去的，瞎，仰脸的活儿真不是活儿，就我一个人哪。

她呆呆地抚摸着书橱，它满装着这个家最珍贵的财富。她爱书也爱这装书的橱，样子旧不好看没关系，选一卷浅色的贴皮纸精心地裁、细细地贴，旧橱不是换了新装么。

林芳对着厕所门上落地镜中的自己心里说：这是你最得意的杰作了，谁能看出来里边是个厕所！鸭蛋圆的镜框四周漆着和墙一样的乳白色，门顶斜插一束紫色的蔷薇，极雅！这面镜子是那天，你顶着刺骨的北风从很远的镜店里端回来的，真难哪它太大太薄太脆，脚下是溜溜光的冰还有很大的风，行人和车辆，怕碰怕撞怕摔锃亮的镜子里映着白雪好耀眼睛好紧张好紧张的，手冻得象让猫咬了。可是你终究把它完整无损地捧了回来象捧着一个美丽的梦和梦里的安琪儿一样。

这新颖的壁灯、婀娜的窗纱、雅致的床罩……都是你都是你自己一件件亲手弄回来的。

从学校回来过年的他惊喜地咧开了大嘴，望着装饰一新的家不住口地夸：你辛苦大大的，这厕所的门真绝了，可以获发明奖……什么什么的。

辛苦，辛苦为什么？为了省钱为了舒适为了美观为了典雅为了有个象样的家。为了家你憔悴你操劳你无休止地奉献着一个女人全部智慧和才华，这个家它呀几乎埋葬了你。林芳悲哀地想到今后。今后好象是一片渺茫的沙漠沙漠里有一个被人捉弄的低着头瞎走着的傻瓜……今后，今后怎么办，林芳你抬起头来吧，重新校正重新选择一下。

可是莹莹怎么办，莹莹爱她的爸爸也需要一个爸爸呀。而他也算是爱孩子的，尽管他的爱曾经多么主观多么武断多么粗糙，就象他那些扎扎撒撒的胡子一样。是啊他真粗，忘了莹莹刚生下来时，这个傻家伙在厂里听女工说孩子千万不能惯，吃奶要三小时一次，不然吃坏了脾胃特别是女孩子将

来黄皮拉瘦的不水灵了。谁成想这个狠心贼听风就是雨，礼拜天在家里硬要规矩规矩孩子，喂奶间隔还不到二小时，莹莹就哇儿哇儿的哭起来，他就那么死死地坐在床边看着你不许给孩子喂奶。莹莹握着小拳头儿声音尖利的哭着，清亮亮的泪水从她毛嘟嘟的睫毛下滴落下来，你心疼的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你就说孩子是饿的，书上说饿了也有绿便，可他就认为这孩子是喂惯了闹人。闹人闹人刚出月亮儿的毛头孩子怎么就知道闹人，他是中了魔着了邪吧。莹莹这孩子也真是气性大她就能一声不停地一声不小的哭，直哭到它到了钟点儿。林芳清晰地记得莹莹那紧握着的小手向上举着，小脑瓜儿左右转着，啊啊的张着嘴巴，那个可怜巴巴的小样儿呀……

泪水从林芳蒙着脸的指缝中串串地滚落了下来。哎呀那天杜国强看了一整天，可真见了效果。晚上打开包儿给莹莹洗澡时，发现莹莹的小肚脐儿红红亮亮的鼓了出来，按下去就咕的一声又冒起来。坏了，哭成气肚脐儿了吧？！他傻了眼儿，忙忙乎乎地拆了几个口罩，笨手笨脚的用针线连起来，一股脑儿的缠在莹莹的肚子上。孩子哭累了大口大口地吃足了奶偎在你的怀里睡着了。你累了他也累了，都倦倦地睡着了。谁想到，半夜这孩子又闹起来了，没死没活地打着挺儿向上窜着哭。两个人都懵了，懵得象两只没头的苍蝇，不知所措的抱着拍着哄也哄不住的孩子。是你忽地想起了那肚脐儿，赶快打开了裹着的小毯子。哎呀你叫了起来，你看你！孩子被扎成一只细腰的葫芦，上下都不通气了！剪断了绷带孩子立刻平静了下来，你急了眼抱紧了莹莹很伤心很气愤很

郑重地咬着牙根儿对他说：“你——记——住，这孩子以后再也不用你管！”

还好，打那以后他再也不那么固执不那么犯傻。他，还是爱孩子的。唉，怎么办？今后我可怎么办？？？这个家，林芳环视了一下，这个窝我不要了，打碎它吧，可是莹莹，她怎么办？家家孩子孩子孩子啊。

三

正月十五，三个人都沅在家里。杜国强在屋里来回地踱着，象一只笼中的困兽。

林芳强打精神为莹莹弄了几碟爱吃的菜肴虎皮花生油烧海米菠菜糖醋鲫鱼炆三丝外加一个瓜片甩袖汤。莹莹很开心把菜摆好踮起脚深深地吻了她。“谢谢妈妈，你真好！”回过头来又大声喊着：“爸爸——吃饭了。”

饭桌上女儿清脆稚嫩的声音东一句西一句的跳荡着。她的心头沉沉的，他呢，不断仰起脖子将一盅盅辣辣的白酒灌下去。林芳用朦胧无光的眼睛睽了杜国强一眼低下头去想，就是这个人无数次的与自己亲昵过，而自己也曾信赖过希望过，现在竟突然地变成了高高的两堵墙，陌路之人！或许当初自己就眼睛不亮，原本此物吧。既是一两鹅毛何必放在心上，何必何必你真是林芳在心里轻蔑着自己。

瓶子喝空了。杜国强木然地呆坐了一会儿抹了几滴眼泪，走到写字台前拔出水笔草草落下几个字，然后穿上大衣，对莹莹似有嘱托又无言地推门走了。

门哐当一声关上了。莹莹抓起那张纸问：“什么叫‘春花落了春红，来去——太匆匆，’妈妈？”

“唔，是一句古诗词，没有什么太深的意思。”林芳心里冷冷地想既知太匆匆为何不珍重，哼！好端端的无聊，滚吧滚你的吧。

夜深了，杜国强还没有回来。莹莹小声地哭起来，抽抽答答的很伤心……，后来睡了带着模模糊糊的悲哀。

林芳斜靠在床上，心里七上八下的想着：人真是复杂呵，真的不把他放在心上又耐不住了，没有依托没有情感没有温暖，冬夜的冷风中游荡着他醉醉地魂。

林芳的心又开始跳起来了。已经有过多少次了，她问自己在往日的岁月里，多少次他为他的深夜不归想象着各种惊悚的原由。醉酒了？出了车祸？接下去就似乎能看见杜国强满脸血污地摔在地上或跌进沟里。男人，男人嘛就可以随随便便的在外自自由由的会朋友，喝酒搓麻将，然后醉醺醺夜半回家，不顺心再砸砸东西。还有一些更不是人的家伙动不动打老婆，这些混蛋仗着胳膊粗力气大，哼！不就喝酒抽烟长胡子再多了那么点东西嘛还有什么，真是的，干嘛要怕他们干嘛要在乎他们！女人哪女人，快别睡了！

今夜，今夜他能到哪儿去呢，会去找乔薇？一想到乔薇她就更加闹心。连着几天晚上，对着怨怨交加的她杜国强反反复复地解释：“我们之间没什么，只是想好好谈谈，最初不是你让她来的你让我和她谈谈的吗？”

是的，是我，脚上的泡自己走的么。可是我没做错，我不悔，谁曾想他们竟然偷偷摸摸的来往。是啊，是我让她来

的，那天，噢，那是一年前的那天了，他回来得很晚，又是老同学聚会去了。回来时有点儿闷闷不乐。“怎么了？你”

“我，看见乔葳了，酒桌上她向我举杯，我没理她。”林芳感觉到了他心底在涌着波澜。“嗨！你可真是，这么多年了还记仇，真没男人样儿，少派！你不对，应该大大方方地请她来家做客。再说，我们也好认识认识。她都三十五六了还独身，够可怜的了，你应该劝劝她。”“她是自找的，我可没忘，那么倒霉的时候给了我重重的一刀……”杜国强一屁股落进沙发，落进沉痛的往事里。

林芳，一下子记起来那幅图景：杜国强凄惨地穿着开花的破棉袄佝偻在炕洞前，那团揉皱了的信纸在炕洞里忽燎忽燎地烧着。杜国强那颗受伤的心，象一只失了崽的狼一样窝在那儿哀嚎……

事情的原委她一清二楚。杜国强在被打成反革命挨批挨斗时接到了乔葳的绝情信，那封当时被他扔在炕洞中烧掉的信，曾经多么深地刺伤了他，以至这么多年杜国强始终绝口不提此事。“国强，你不对，时过境迁了你的处境比她好了许多，把过去的事忘掉吧，不饶人不是丈夫啊……”

没想到这话成了真事儿。一天下班的时候他当真把乔葳领了来。睹之徐娘半老丰韵犹存果然有点不凡的气质。林芳喜孜孜地在厨房忙碌着，象对待一位远方而来的朋友，乔葳和杜国强在屋里热热地谈着。端上香香的红烧鲤鱼、细细的羊肉丸瓜片汤。乔葳很香地吃着一点都不顾忌吃相咋样。林芳毕竟理解一个独身女人的处境，终日吃食堂的滋味她以前也不是没尝过。林芳见杜国强谈得兴高采烈，乔葳吃得津津

有味，于是高兴得举杯祝乔葭早日解决婚姻大事。

想不到乔葭说她找的男人一定要先把她揉碎然后才能……林芳急着告诉乔葭：人和人的结合尊重是基础千万不能揉。话题一点点地谈深，后来扯到了于之洋，继杜国强之后乔的那个他，国强幼儿时的好朋友。一提起于之洋林芳的话就多了起来，因为于之洋是她婚后最信任的朋友、兄长，在他出国留学前一直是他们这个家的常客，林芳极敬重他。于是她放下杯子很郑重地说：“不，乔葭，我认为你和国强吹了也许不算什么，可是你和于之洋没成倒是一大遗憾，他的人品学识都在我们之上，公正地说比国强还略胜一筹。”乔葭坚持说她愈来愈认识到国强并不比于之洋差，仍然是她至今所认识的男人中最出色、最好感的一个。林芳听了心里觉得好笑，当初你怎么了你。

后来乔葭又来过几次，每次每次林芳都是坦诚相待，边吃边喝边天南海北从古到今的谈论着。那味道一直不错。但是最后那次味道不太对劲了，林芳总觉得杜国强看乔葭时的眼睛里闪着异样的光彩。乔葭呢也有点怪，烫了新发还拿出一迭照片请他挑两张留下。是呀怎么每次每次他们都是谈到半夜三更的没了末班车然后由他亲自去送……得得得都是女人的直觉！林芳曾经将这些倏忽的闪念统统地赶到了一边，在内心里指责自己——女人！仍然不算在意。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在意的，是那天吧……夜很深了，杜国强趴在写字台上涂涂写的。“哎，你看看我写的诗。”林芳朦朦胧胧被他推醒坐起来揉了揉眼睛，只见那标题是《答乔葭》，一首七律，读着读着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

么会写着：“日日读来夜夜思，每每情动慢慢平，”怎么这么不对味儿。困意顿时消散的无影无踪。接过诗稿来再细细品真的不对味，抬起眼睛酸楚楚地说：“哼！我看这样写不妥当，就是为了压韵也不至于‘夜夜思’‘每每情动’啊？！”灯光下，杜国强的脸好象刷地一下红了。“芳——你生气了？我可是把你当朋友和诗友来看待的。”“谢谢你的信任，可你这样写诗，你们之间这样来往我不高兴，我受不了！”从此乔蕨再也没来过，原来转入了“地下”。

现在看也许他真的夜夜思过，不是有诗为证么，自己怎么竟未察觉，你这个傻瓜呀。此刻林芳愈加悲哀愈加惊诧，世界上最不可测的不是海洋不是天空而是人心哪，怎么会十年同床夜夜异梦！看来呀世界之大学问之深莫过于夫妻之道了。婚前婚后认识了快二十年可他的心我怎么就没看透，真蠢你真笨。婚前杜国强耐心地等了她八年，林芳却总觉得把握不准，直到新婚之夜那温柔的话语响在耳边：“小东西，现在你总该对我了解透了吧！”林芳仍然固执地回答：“啊还不是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五吧。”

四

婚后他们生活得怎么样呢，好象夏日的季节，除了少数的劈雳暴雨阳光明媚的天气还是多数的。好吃好穿的全尽着孩子和林芳，粗活重活只要杜国强在决不让她沾。但是杜国强对林芳也常常的不满，那是在夜晚，抱怨她不主动没热情，尤其在孩子吃奶的那二年。夜里他抚摸着她两座颤颤的春